

相思

一寸一寸的相思 層層剝落

剔盡根塵 在燒造的高溫裡 轉化為累世的劫灰

亟待輪迴的素燒 那赤裸的愚誠已然不消刮磨

根危葉謝之後 我在風火中炭化

銷鑠盡淨 繼而蛻為柴燒的載體

樹亦非樹 陶亦非陶

漸次增溫的窯中 靜待情慾的火痕

在我的目前旋舞 隨身糾纏

那累世塵緣的劫灰 層層剝落

遂把相思銷魂 重新演繹為樹身的釉色

將我的肉體熨貼還原

屆時重新出窯面世的剎那 | |

誰又是那不捨晝夜 司窯掌火的人兒

然而那些來不及言說的思念

在燒煉的火候中隱隱作痛

辯証為一首斑駁而溫潤的曲調

當軟泥般的優柔寡斷 在高溫中凝結為頑固的我愛執藏

你可知曉輪迴的身前身後

那心悸的音波 原原本本的念茲在茲地

收納渾成

把我具象中的抽象——粉碎 將液態的陶泥轉生為固體的存在

好把間歇且遙長的尾音

以柴燒的定式招魂 相思成林

亙古留聲

◆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於「台灣日報」副刊

【後記】：

相思樹婆娑曼妙的形影，在柴燒的窯中得以和素燒的坯體相遇，愛恨糾纏，無分晝夜；所謂的相思，都將在高溫的試煉中，加以驗證。他不增不減，毋須化學釉式的分析；不垢也不淨，彼此赤身相見，在風火中渾合為一體；他不生也不滅，在出窯面世的當下，樹身的斑駁，風火的鞭瘡，惘然之間，都已歷歷在目。

釉色是陶瓷造型賦彩的表相，我們以撫觸和視聽的方式閱讀他的神情笑貌。彷彿器皿與我們肉身之間的依存關係，近乎一番繼起的意象。釉藥的開端，據說是緣起於植物灰在燒造過程中，自然落在作品的表面，因著高溫熔解，轉化為自然的釉色，實為殊勝俱足的一場因緣。苗栗華陶窯的相思柴燒，訴說的正是這段情愛劫毀的本事。

紅塵中的每一度相思，難道不是在因緣的變溫與成毀中，試把罣礙一一圓成？以嶄新的色相及意態，供人流緬。繼而山河大地之間的一草一木、一枯一榮、一器一物，在陶人的觀想中，俯仰之際，已然化為翩然妙諦 | |